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陸費鏊

通志卷一百八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術傳第一

自史記作司馬季主扁鵲倉公等傳而後漢因之遂有方術傳晉周隋謂之藝術後魏謂之術藝北齊謂之方技今起春秋列國訖隋總謂之藝術云

春秋國語

周

伯陽父 史伯 内史過 内史叔興 内史叔

服 伶州鳩 萇弘

魯

梓慎

晉

史蘇 梁卜 招父 卜偃 辛廖 董因 師曠 士文伯 史趙

史墨

秦

卜徒父　醫和　緩

鄭

禆竈

史記

司馬季主　扁鵲　倉公

後漢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郭鳳楊由　李南南女　李郃馮胄郃弟子歷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吳普
樊阿泠壽光唐虞魯女生徐登趙炳費長房　薊子訓　劉
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張貂麹聖卿
編育意壽光侯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王真郝孟節王和平

周

伯陽父者周大夫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

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矣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果

為犬戎所殺周遂東遷焉

史伯者周太史也鄭桓公為司徒之時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吕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陽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

男之國號鄶為大號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
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
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舟依黥歷
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
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
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
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也

又甚聰明協和葢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徳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財

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侯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温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

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困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

繼以地平地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

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斃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諛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

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
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
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
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元黿以入于王府
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
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

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得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殺之亦必然矣王心怒又虢公從矣凡周存亡

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得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舟依𩡧歷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

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莊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蚠冒於是乎始啓濮

内史過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内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

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
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
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
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
次於丕山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
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
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

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冑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

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

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愼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

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

溪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禄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二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内史叔興者周大夫也亦曰内史興襄王八年王使叔興聘于宋時有六鷁退飛過宋都宋襄公以問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晉文公之始立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叔興賜命焉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

命命冕服内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賔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内史叔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徳之則也則徳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

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疾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内史叔服者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即位王使叔服如魯葬僖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襄王三十三年穆伯奔莒魯人立穀是為文伯文伯立穆伯自莒復于魯文伯奉其供養二年穆伯復盡室以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復求入將來卒于齊惠叔竟收葬之文伯之子曰孟獻子於魯稱三家焉頃王六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悉如言焉

伶州鳩者周樂官也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諫以為不可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然臣聞之琴瑟尚宫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宫細不過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宫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尚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

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

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於是復問鍾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沽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

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
者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
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
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
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昭
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

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
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
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
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黄鍾之下
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
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
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
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王嘉其言而不用

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伶州鳩退而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

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龢

萇弘者周大夫萇叔也景王十四年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景王二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景王十六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是歲也楚靈王名蔡靈侯於申執而殺之遂滅蔡後三歲楚人弒靈王平王即位以蔡靈侯之孫廬歸于蔡而復其國景王二十一年春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景王崩敬王立尹氏與毛得立王子朝於王城是為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敬王二年八月地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四年晉人納敬王於王城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後皆見殺

魯

梓慎者魯大夫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既而宋鄭果饑昭公十五

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
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
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
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
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
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
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
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

大辰之虛也陳太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春二月已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

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夏六月戴桓之族華氏向氏作亂誘殺羣公子刼元公質其太子母弟焉冬十月元公伐華向氏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明年三子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又明年三子自宋南里出奔楚宋亂始定如其言焉是歲蔡侯廬亦卒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

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句絶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而梓慎之占或失先是昭公之七年楚靈王成章華臺名諸侯而落之使薳啓彊召昭公公將行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

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卒如楚而其言亦不驗云

晉

史蘇者晉之卜史也晉獻公五年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

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

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

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既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公子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

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内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殭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而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

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獻公之筮嫁伯姬於秦也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六年與秦穆

公戰于韓原晉師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初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及秦人歸惠公惠公以子圉質秦妾為秦宦女焉圉至秦穆公亦以女妻之六年圉逃歸于晉惠公

甍圍立是為懐公明年文公入使人殺懐公于髙梁如其繇云

卜偃者晉掌卜大夫也亦曰郭偃獻公卜伐驪戎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既而獲驪姬史蘇謂晉必由偩女亡國當如三季之世卜偃曰不然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隣國將師保之多而

騣立不其集亡雖騣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鯾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之以齒牙口弗聽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

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獻公十六年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

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以大以從盈數
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
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後魏果得國十
九年獻公伐虢滅下陽明年虢公敗戎于桑田卜偃曰
虢其亡乎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大功是天奪之鑒而益
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八

月晉師圍上陽獻公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二十六年獻公薨奚齊立里克殺之及其弟卓子惠公以地賂秦及以田賂里克丕鄭於是秦人入惠公而里丕納之惠公既入而背外内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

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
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卜偃曰善哉夫衆口
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
無不濟内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惠公
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
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
斯無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懐兮各聚
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

有儆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也鎮撫國家為王妃也卜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惠公既殺里克而

悔之曰苟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卜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惠公五年秋八月晉沙鹿崩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六年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惠公為秦所獲既而歸之十四年惠公薨懷公立明年文公入誅懷公於高梁是歲也周襄王以叔帶之難

出奔鄭文公二年秦穆公帥師於河上將納王於是乎文公將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遂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而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其後文

公問於卜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九年文公薨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襄公元年秦伐鄭襄公墨衰經遂敗秦師于殽云

董因者晉大夫也周太宰辛有之後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焉晉惠公十四年薨秦伯納文公董因迎文公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

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晉祥也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已而果然師曠者字子野晉樂太師也晉平公三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其在君之德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二十四年春有石言於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虒祈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

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言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宫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

之風也以糴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
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
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今君說新聲欲毋衰得乎自
是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人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昏見士文伯曰
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
如象之不火何為八月丙戌鄭果災明年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冬十月辛酉衛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平公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畏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

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月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帝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

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遂代有齊國晉昭公元年魯昭公之母齊歸薨公不慼晉之送葬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

孫于齊晉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

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弒悼公趙鞅帥師伐
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
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蔡墨者名黶晉太史又為趙簡子史故曰史墨晉頃公
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之蟲
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
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

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

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

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有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晉定公元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

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至期果然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魯昭公薨于乾侯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有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禮有左右

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既而有大功於

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故在
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簡子嘗田于螻史墨聞之以
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
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
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遂還他日簡子歎曰吾願得
范中行之良臣史墨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

所頗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矣夫二三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秦

卜徒父者秦之掌龜卜者也秦穆公十五年將伐晉使卜徒父筮之吉曰涉河侯車敗穆公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及戰三敗晉師于韓果獲晉惠公以歸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

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

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由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

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而平公薨先是晉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秦秦桓公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亦厚為之禮而歸之無幾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訛耳

鄭

裨竈者鄭大夫也鄭簡公二十一年秋八月裨竈曰今

玆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

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四年秋鄭人殺其大夫伯有先是十二年公孫蠆

卒將葬公孫揮與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

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

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至是伯有死如其期焉三十三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三十四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兹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

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後七月戊子晉侯彪卒鄭定公五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史記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

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汚乎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汚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

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汚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汚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

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媿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賔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刼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虚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

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

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

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内無饑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

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

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

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扁鵲者勃海郡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名扁鵲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名扁鵲入侍疾扁鵲曰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已而果然語具趙世家中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禳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

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孩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

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

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長潛忽
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
尸蹷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别下於三
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
而陽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
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静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蔵者生以陰入
陽支蘭蔵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蔵蹷中之時暴作也良

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隂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問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

也人之所病病疾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和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趙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之後世言脈者由扁鵲云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善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

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過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

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

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𤺋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静此内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

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絶而脈貢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後五日而𤸎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𤸎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

召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逿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脉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溲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溲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

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

意入診脈曰風癉客浮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當狂妄起行

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獘此五藏髙之逺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獘形獘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隂脈是壊

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内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

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如法不俱摶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陽虛侯相趙章病名臣意衆醫皆以為中寒臣意診其脈曰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輙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来滑是内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輙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

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蹷胷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隂氣入隂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隂隂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宫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

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
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蹷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
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蹷陰之絡結小腹也蹷陰
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蹷陰之脈左
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
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
而懣臣意告曰熱蹷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
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

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内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内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

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脉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死

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
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宫君之舍人奴盡食
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
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
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
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黄察之如死青
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
胃氣黄黄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
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
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
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
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
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
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至肩齊王黃
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

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

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脊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事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知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黄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来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

司馬病爲逥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名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脈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隂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

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
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
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
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
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煉五
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
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
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也將發臃

遂曰扁鵲曰隂石以治隂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
有隂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隂石柔齊治之中寒即
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逺矣扁鵲雖言若是
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
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
疾處内隂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
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隂應外一陽接内者
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隂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

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為蹷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

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内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項處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虚裏項處旦

日死一番一絡者壯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

臣意新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其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

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

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寫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

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愛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

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
疏同産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竒非世之所得
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
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
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
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
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
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

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
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
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
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
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
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
四時應隂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

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後漢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嶲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

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文公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咸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

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小大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也少時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

往教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来何遅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隂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禄勲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噀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與

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頴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横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横信不虚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

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簒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他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毁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謡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疏江決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謡之言將有徵於此願以死效力

晨大恱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頻年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自解獄吏恐懼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為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為人尼首方面少游學京師與光武素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還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

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自北出
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輙軾
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
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来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
望之言其臨至輙有雙鳧從東南飛来於是候鳧至舉
羅張之但得一隻舃焉乃詔尚方訮視則四年中所賜
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

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揺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能為祟帝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夷吾收

按其罪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切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舉孝廉為壽張令稍遷荆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且乞遜位以授之後夷吾以行春乗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失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尅死日如

期果卒勑其子曰漢末大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歛具至其日而終

楊由字哀侯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内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

哺_{哺音孚廢反}當作柹太守以問由由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黄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

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来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渡宛陵浦里𣸣馬踠足以是不得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明家術為由拳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郃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名署

户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顓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惟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

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卬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卬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灾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卬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録陰謀之功封卬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卬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友與鄭元陳紀等相結

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叚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預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究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竹筒中告生曰有急發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

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
遝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
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
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
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絶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
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
無所對扶逆知歳荒乃聚穀千斛悉周急宗族親姻又

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卒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

資産周施親疎或諫傪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産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傪曰昔闞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户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

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黒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惟郎宗楊倫到洛陽英

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元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猶稱病不肯起詔彊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

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禄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禄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酒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

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
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
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
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
每有災異詔輙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初英著易章
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英嘗
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
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

家孫陵靈帝時以謟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延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顔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曰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

揚兵殿省誅皇后凡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隂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童兒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

誦經自若終亦無妖異時人竒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産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来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為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遷繒相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佷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

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頋改往修來自求多福
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
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為謝多從其
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
場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
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
水三輔以東皆湮没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
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民

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遂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三歲之後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後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

里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果如其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

兖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説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為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黄龍見譙光禄大夫橋元問颺此何祥也對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陽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

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

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
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俱
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
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
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
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
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

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
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
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
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
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
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療
治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
玉即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

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髙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
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舉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
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
若疾發結於内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
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
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
月之間皆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
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模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

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汗不出佗曰藏氣已絶於内當啼泣而絶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内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不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

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持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

軀陽氣内養乳守虚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以車載欲往就醫

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甚酸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虵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嗔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

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歳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年當發遇良醫乃可救登至期果疾動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疾苦頭風眩佗針隨手

而差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轝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李將軍妻病呼佗視之佗云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當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

着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産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黑佗之絶伎皆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又去家久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妻病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謂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

敢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操後頭風未除嘗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乃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歲

成病發無藥而死佗死十數年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
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説數見華佗見其療病手脉之
候其驗如神云劉勲為河内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
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
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黄色犬一頭
好馬二匹以繩繫犬脛使走馬牽犬馬極輙易計馬走
二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拽計向五十餘里乃
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

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横貫虵頭虵在皮中動揺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虵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縣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

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嚻嚻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藥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傳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先是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

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揺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户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人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牙齒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

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泠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鷸息

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不知所在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相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先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

道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翁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之惟長房於樓上覩而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别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之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

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隨翁學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虵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

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百鬼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

為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邉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来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黄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

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来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他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

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人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叩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不知所在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

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絶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

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靈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也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自覩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

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慈於下座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拊手大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座席可更得乎慈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自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慈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

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皆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耳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

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歳往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宻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還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没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貉者亦不知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為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育意亦與鬼神交通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劾之得大虵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輙死鳥過者必墮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虵長七八丈懸死於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曰吾殿下夜半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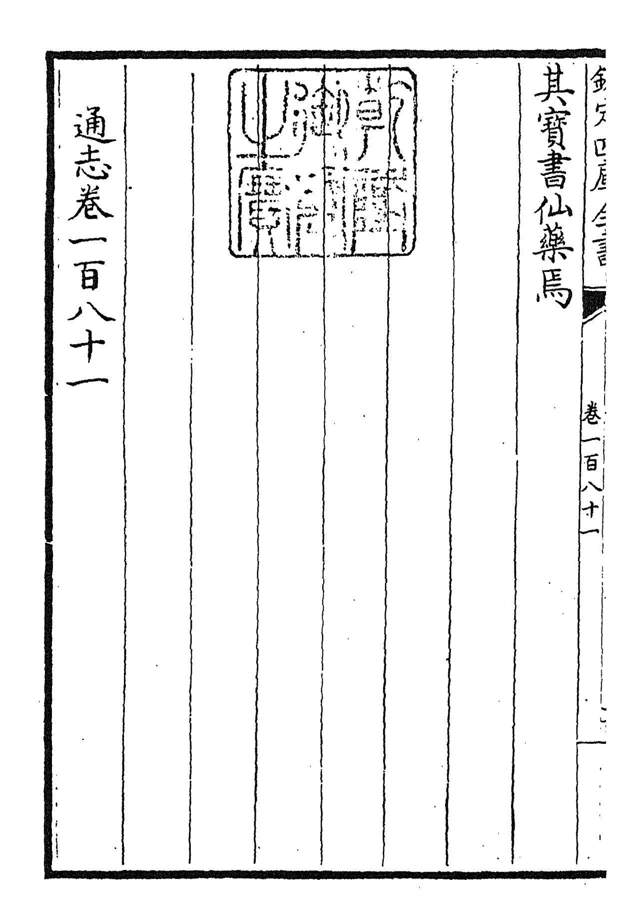
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左慈延年皆為操所録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真字叔經年且百歲餘視

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五嶽名山悉能行
胎息胎食之方漱舌下泉而咽之不絕房室孟節能合
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揺狀
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家室為人質謹不妄言似
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北海人也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
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殁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
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

其寶書仙藥焉



通志卷一百八十一